

## ~落雨~

叮咚，叮咚……幾聲的聲音，從陽台的遮陽/雨棚處傳來；客廳的電視正播報著那飄浮的「辛樂客」颱風的動態；玩具間亦交錯著有著小孩們的嘶殺聲喊著：「我買房子了」，「我中 2000 塊了」，「你要給我過路費」，「12 點耶！我可以走 12 格……」；廚房裡，刀切，搓沖裡摻雜著滴咕聲，說著：「『哥哥』待會，帶『弟弟』先洗澡，洗完澡後，要吃飯，今天早點吃飯。」我也聽到了，然卻猜想偶而飄來湯汁的熬燉味是什麼？傍晚時刻，午覺醒來，所有聲響交會在大樓的一處人家。

正坐在能望回窗台的一隅，握著筆隨著雨滴的節奏，忽快或忽慢的追著工作跑。偶而離開，因為小孩開始爭執，家中老二說著「『哥哥』多玩一次，不算」，「哥哥」回著：「我沒有，明明你抽到暫停一次，所以我繼續玩啊！在「大富翁」遊戲裡，原來老二走到「機會」翻了牌，老大幫忙讀著「小偷累犯，被送綠島管訓，夜唱綠島小夜曲。易科罰金 2000 分或停止前進一次。」理所當然地，老大連續玩了兩次。看在老二眼裡，知道暫停一次，然總以為等著就是暫停，所以爭執著說「我已經等哥哥玩『一次』。」所以換我，他怎麼可以再玩呢？手上把拿起跳棋，堅持他也要玩兩次。爭執的聲音，似乎霎時，已成交響樂曲裡的主樂曲，正你一句，我一句地鬥了起來。我得離開工作一會兒，看看究竟如何解決。因為我知道，忙於廚藝的那個大人，依著經驗指數必然會喊著：「『爸爸』，他們在吵架，你去看看。」不等著這句經常的「命令」指示，我起了身，趕赴「第一案發現場」。兩小賣著老爸的面子，買了帳，出面協調，順利完成任務。我想著，在生活/工作，若有如此大面子，只要出手，無往不利，有著「要風，風來；要雨，雨下」的 power。嗯，這人生，可真夠風光，體面。啊哈，想想就好，回來現實面吧！其實那兩小倒也不真的是買我的帳，應該是那幾根家法，「金箍棒」的威力所懾。那棒兒雖然不能伸縮自如，但為了克服此缺點，每回遊野山林間，總拾回各式大小不同的材質，磨杵成長短不一的「金箍棒」。任君選擇。擺在電視機的旁邊，排排站，倒也有些「威武~鳴~鳴~」。該「動刑」時，喜歡那根，就用那根，就說是「汝怡」「金箍棒」吧！

離開「案發現場」，跳回思緒的漩渦。今日的雨，一直下，也伴著狂風的纏綿糾葛，十足標準颱風天。高樓裡，咻~咻~風勢顯得特別蒼強，勁道十足。工作裡，偶而望向窗外，挑高的樓層，幸運地可以望眺、新莊、五股，往著淡水方向看去。傍晚時分，陽光總從那個窗戶斜射進來。

天氣好時，總能看到一座山，在那兒。總猜想，她是觀音山，因為印象裡知道淡水那一頭，有座山，叫做觀音山。觀音山下，夕陽西沉，漁閒碼頭，落著餘暉，那是青春，二十郎噹時，三五好友邀唱著，偶而踏足的地方；那是年少，幻想製造機會，伴遊河濱，坐躺堤防邊，有著浪漫氣氛，催化情感交融的好地方。窗台的夕陽西射，推著半知的地形，想必那座山該是淡水那方向的大山，觀音山的背後吧！工作螢幕的閃爍，畫面不時地翻頁，目光已近昏眩。不覺中，往窗口走去。外頭一片迷濛，唸唸雨聲，聲聲作響。咻地風勢，由那窗口吹進房內，正迎面潑灑衣袖發動一波波攻勢。不以為意，卻以為是秋的著痕。這秋日的颱風天，蒼狠的威脅裡內裹著十足的涼意。

落雨聲，解除鴉雀無聲，虛靜的孤寂，遮掩了風吹草動，窸窣聲猜疑。時而踱步，再回桌前的畫面，整理思緒。落雨，令人更堅定外出的不可能，落雨的霹啪節奏總似有似無地合混著思維；沉浸在工作堆裡，望著窗外天空，想在雨停前，擠出一點心得，擠出一點交差後的踏實心情，不再被工作「追殺」。突然間，有人喊著吃飯嘍！時間過的真快，午后的黃昏，兩小時過了，今天「落雨天」多賺了片刻「讀書假」。看在家人眼裡，好似輕鬆的，但卻已陷入思緒打轉，腸枯思竭的狀態。下意識裡站了起來，趕往飯桌。準備碗筷，作點勞動，試圖挽回「輕鬆」的誤會，也跳出文字遊戲的陷阱。晚上還會落雨嗎？原來這個落雨不單純是雨，是颱風雨。夜裡直至天明，依然是雨，旋律裡繼續寫著下一篇的故事，有著「辛樂克」颱風的蹤跡。

~秋風/王旭正~